



不倒的红旗

目 錄

沙市大捷·····	洗恆漢 (1)
我們成了紅軍戰士·····	侯世奎 徐承俊 (8)
九間房歼击战·····	程永貴 (11)
紅軍不怕远征难·····	鐘陽泉 吳作啓 楊鳳鳴 何國海 (16)
碑里坪战斗·····	陈陽春 (26)
七十六天·····	刘运坤 (32)
无名的战士·····	許 昌 (37)
东渡黄河第一仗·····	呂正修 (39)
不倒的紅旗·····	中共高台縣委 (45)
草地生活片断·····	呂仁礼 (50)
捷报·····	安 全 (53)
在黎園口負伤以后·····	何國海 (57)
越獄記·····	趙子明 (63)
宁武山上的游击队·····	薛玉山 (69)
难忘的日子·····	王作勛 (71)
掌史村突围記·····	魏知机 (78)
智取太平鎮·····	徐 鎖 (80)
勞山阻击战·····	張 乱 (90)
活捉敌人旅長李紀云·····	李平治 (92)
彭总的口袋·····	景立塵 (95)
伪專員被我們撤职了·····	万 一 (99)
聯絡·····	楊保仁 (102)
勾留村站心战·····	邢元洲 (109)
紅旗插上沈家嶺·····	高維謙 (113)
在解放蘭州的战斗中·····	張东智 (118)

沙市大捷

中將 沈恆漢

一九三四年三月，剛從贛北破壞南潯鐵路凱旋歸來的紅十七師，駐在沙市東北約二十華里的黃岡。五十多天的北戰南征，使每個人的臉上都顯得有些憔悴和蒼老。疲勞象惡魔一樣糾纏着大家，十七師不少的指戰員都是永新人，因此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希望：回到了家鄉，好好休整休整。

蘇區人民，聽到自己的子弟兵凱旋歸來，各縣各區都派了代表來慰問。許多指戰員的家屬，也都紛紛趕來探望自己的親人。他們帶來了蘇區人民的心意，也帶來了與敵人不可調和的仇恨。他們一字一淚地向戰士們訴說着紅軍北上以後，國民黨匪軍乘機向蘇區進攻，燒殺、搶掠、奸淫婦女的滔天罪行。有的被難家屬，見了自己的親人就抱頭痛哭。戰士們听了，個個氣憤填胸，疲勞的惡魔，休整的念頭消失了。“我們要堅決為被害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報仇！”“把國民黨匪軍徹底消滅在蘇區，鞏固蘇區，擴大蘇區。”“我們一定不辜負蘇區人民的希望。”……到處是求戰的呼聲，到處都在燃燒着復仇的怒火。

一天深夜，外面下着大雨，我和李銓、殷培欽同志正睡的朦朦朧朧，團部通訊員急乎乎地跑來說：“呂團長和晏政委讓你們三個馬上到團部去。”說完，轉身就跑了出去。一定有緊急事情，我們穿上衣服，找了根拐棍，冒着大雨，摸

黑向团部跑去。

一进团部門，便看到晏福生政委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圖；呂克先團長正在打電話。只听到呂團長断断续续地复誦着：“永新……洋烏……两个多团……侯鵬飛也來了……明天拂曉前……在沙市……腰斬……。”从这些断断续续的話中，我猜到了我們的任务是什么。我看了看李銓和殷培欽，他倆不約而同地笑了笑。

“我們一定完成任务。”呂團長講完最后一句話，放下耳机，便叫我們圍攏到地圖旁边。他一手拿着洋蜡，一手拿支鉛筆，指着地圖說：“据师偵察得來的情報，敌王东原师的侯鵬飛旅，約有兩個多团的兵力，今天下午和我們澧田区游擊隊接触之后，占了洋烏，明天，可能繼續向澧田、沙市前进，企圖打通永新至蓮花这条公路。”呂團長簡單地說完了敌人的情况，又接着說：“师首長和軍区王震司令員（王震同志当时任湘贛軍区司令員），决定在沙市地区消滅这股敌人。我們四十九团的任务是‘斬腰’。明天拂曉以前，全部到达集結地待命。”呂團長說着，手里的鉛筆便落在沙市、澧田当中的一条山梁上。接着，晏政委又談了一些战时政治工作和戰場紀律的問題，又征求了我們的意見，便通知各营做好出發的准备。

雨还是繼續下着。鷄剛叫过头遍，部隊便集合在村边的一塊田壠里。战士們有的撐着雨傘，有的戴着斗笠，个个精神抖擻，喜气洋洋。團長、政委站在田埂上，簡單地作了战斗動員，便出發了。路滑得象潑上了油，但部隊走的却很快，大約走了兩小时，天剛微微發亮，就到达了隱蔽位置。

山头上蒙了一层薄薄的銀霧，滿山遍野都是茂密的松樹和茶油樹。这一切都成了我們很好的隱蔽物，不走到跟前，

是很难發現目标的。尽管如此，团首長还是再三要參謀人員督促各營作好伪装，并不断叮咛团直屬隊人員：“傘要撐小点。”“斗笠上要插些樹叶。”“人馬全部到樹林里隱蔽。除通信員外，其他人不准來往走动。”

部隊隱蔽好后，各連党支部和共青团小組（那时沒有单独的共青团支部），趁敌人还没有到來之前，都根据团首長在出發前的動員，进行了討論，互相競賽。二營五連向全团各連提出了挑战，他們的挑战書上寫到：“輕伤不下火綫；遵守戰場紀律；節省彈藥；多繳槍，多捉俘虜。坚决，勇敢地全歼敌人，活捉侯鵬飛，以勝利來回答苏区人民對我們的慰問。”我們立即把五連挑战的內容通知了各營，全团的战斗情緒，如火上加油一般，更加高昂。

雨停了，天空仍布滿着濃云。直到九点多鐘，还没有發現敌人。那些俏皮的通訊員、司号員，等得不耐煩了，有的悄悄吃起干粮，有的偷偷爬到茶油樹上，尋找茶包吃。这时候，区鄉苏維埃政府動員的担架隊也赶來了。靠着我們隱蔽地的一个村子里的老鄉，見敌人还没有來，也自动的燒了开水，送到陣地上來。看到老鄉們的热情关怀，大家更急躁起來。

約摸又过了兩個鐘头，偵察員前來报告：敌人的尖兵正向澧田前进。这消息立刻使大家緊張起來。千万只眼睛一齐盯着澧田方向。呂团長在電話上反复叮囑二營長：“要注意隱蔽好，不讓敌人發現，不准打敌人的尖兵，也不准打前衛，听号音動作。”团長剛又叮囑了三營，偵察員又來报告說：敌人的尖兵已通过澧田，前衛部隊也正在通过澧田；他們非常麻痹，連搜索也沒搜索。这就是說，敌人沒有發現我們，正在向网里走。正在这时，二營長給团長打來了電話，向团長請求立刻動作。可是，团長却嚴肅地回答：“前

衛團後面就是敵人的旅部，按敵人的一般習慣，前衛和本隊尚有一定距離。還要忍耐一下，因為我們的任務是‘斬腰’，而不是打前衛。”團長把“斬腰”兩字拖得特別長。

敵人的前衛部隊，已經在沙市附近和我右翼部隊打响了。前面報告：敵人的旅直屬隊，聽到槍聲，加快了速度向沙市前進。我們呆在團指揮所里，高大茂密的松林，擋住了視線，一切全靠觀察所的電話報告。呂團長和晏政委輪番把電話耳機放在耳朵上；團指揮所所有的人，也都屏住呼吸，目不轉睛地盯着電話機。一切都是那樣寂靜，頭頂上的樹葉發出的沙沙聲，象敵人急進的步伐，騷亂着我們的心。

忽然，從電話機里傳來了三營長急促的聲音：“敵人的直屬隊，已通過澧田，到了我們突擊方向的正前方，動手吧！”“動手。”團長的聲音又堅決、又興奮：“立即動手。動作要迅速，打的要堅決、頑強。”團長剛放下耳機，槍聲、號音立刻響成一片。肅靜的山野，頓時沸騰起來。

與此同時，擔任斷尾的友鄰部隊，也出擊了。

為了便于指揮，團指揮所轉移到二營陣地上。這裡，一切都可看得清清楚楚。三營正面的敵人，已經被壓到一塊不大的田壠里。三營先頭部隊，已沖到了沙市南面的禾水邊，正沿着河北岸由西向東進攻，攔截企圖渡河南逃的敵人。二營的大部分部隊已沖過村子南面，向被壓縮在田壠里的敵人攻擊，只有少部分部隊在村里圍攻躲在房子里頑抗的敵人。不一會，一伙一伙的俘虜便陸續被押下戰場。

正這時，二營的一個通訊員，押着一個穿着軍官服的俘虜送到團指揮所。政委要我審問一下。

我讓通訊員把俘虜帶到一邊，便開始審問：

“你們來了多少部隊？”

“只有一个旅部和一个特务营。”

“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給侯旅長做点小差事，是——是他的副官。”

“侯鵬飛現在在哪？”听說他是侯鵬飛的副官，我心里一陣高兴，立刻追問下去。

“还在那个田壠里头，也——也跑不了。”他站起來用手指着我們二营包圍的那个田壠。

“你这話可当真嗎？”

“当真，当真。鄙人如果撒謊，叫飛子打死！”他慌忙的起着誓。

我立刻停止了对他的審問，叫通訊員把他押下去，連蹦帶跳地跑到团首長面前，把这个消息报告了首長。团長立刻命令通訊員把这个消息告訴二营，要二营嚴密包圍着敌人，不准漏掉一个。接着，他又轉身对担负二梯队任务的一营長說：“你們除留一个連繼續作团的預备隊外，其余部隊立即从二营的右翼插到河边，同二营坚决消滅被压縮在田壠里的敌人。侯鵬飛如果沒有打死，一定要捉住。”一营長重复了一下团長的命令，轉身便帶領部隊直向山下跑去。这时，晏政委也將身上的雨衣脫下，向团長說：“老呂，我親自到二营去一下。”說完，帶着兩個通訊員也飛奔下山。

二营一部分部隊圍攻的那个村子，槍声很快便沉寂下來。不一会，二营寫來的报告說：“在房子里頑抗的敌人一个連，除打死打伤的以外，已全部投降。”

一营很快插到了河边。三营那边的战斗也很快結束了，部隊又迅速赶到河南岸，和一营一起对二营正面頑抗的敌人形成了鉗形包圍。“吹冲锋号，要二营冲锋！”团長向司号長剛發出命令。清脆、激昂的軍号便响起來了。二营的战士們，

听到号声，立刻向敌人發起了攻击。田壠里，頓時槍声大作，殺声震天。一营和三营也同时發起了冲锋。只見敌人在田壠里，东一头，西一头，乱冲乱撞。不一会，槍声便稀疏下來，田壠里到处是一群群举手投降的敌人，侯鵬飛的旅直屬隊被全部歼滅了。

此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我們右翼友鄰部隊的槍声也稀疏下來。唯有左翼澧田方向，仍然打的很激烈，时而还听到隆隆的炮声。

团长正拿起來电话机，准备向师首长报告战斗情况和請示部隊行动，二营的通訊員小刘和另外兩個战士，押着一个俘虏送來团部。这个俘虏的軍衣已經脫掉了，只穿了一身絨衣，全身滾的象个泥蛤蟆，鞋子也丟掉了。他的腮長着黑黑的胡子，看样挺吓人，兩条腿却直發抖。我問小刘：“他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大头子，侯鵬飛！”小刘象打机关槍一样地回答我：“这家伙可猾啦！开始他一口咬定是特务营营長，可是等我們把他的特务营長領到他面前，他才承認了是侯鵬飛。”我立即报告了团长。团长高兴的也顧不得听对方的話了，大声对着耳机喊：“侯鵬飛也被活捉了！侯鵬飛也活捉了。”

这时，侯鵬飛象一只受了驚的老鼠，全身哆嗦着，兩只眼睛放射着恐懼的光芒，骨骨碌碌的轉着。看到他这副样子，就想起了父老們的控訴，我沒好气的說了一句：“你現在該不会再不承認你是侯鵬飛了吧！”

“承認，承認。若是長官能寬宏大量給我条命，鄙人愿給長官拉馬鑿蹄……。”他皮笑肉不笑地又点头，又哈腰。

“不許你胡說，我們紅軍什么时候殺过俘虏來？”我沒

等他說完，便制止了他。

“長官，我的意思是說，我過去學過工兵，會製造火藥、手榴彈和地雷，這方面可以效犬馬之勞。”這家伙確實狡猾，急忙扭轉了話頭。我剛想訓他几句，出出心里的憤怒，正在这時，團長走了過來，厭惡地看了他一眼，嚴肅地說：“別跟他囉嗦，把他送到師部去。”兩個戰士押走了侯鵬飛，團長又恢復了高興的口吻，拍着小劉的肩膀說：“小英雄，你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還要辛苦一下，把他送到師部去，警衛排派一個班和你一起。可要小心點，別叫他在路上溜掉。”小劉緊握着小拳頭捏了兩下說：“他跑不了。”說完便端起槍，雄赳赳地向前走去。

送走了侯鵬飛，團長對我們說，從城里增援來的敵人，進到澧田，現在正在向我左翼友鄰部隊攻擊。師首長命令我們立即撤到山塘西北高山集結待命。出發的號声响了，我們又以備戰姿態向集結地點前進。

各營陸續到達集結地點後，天色已漸漸暗下來。澧田方向的槍聲，也稀疏了。這時，師部一個參謀，帶着師首長的命令，來到了我們集結地。命令的概略內容是：

“據初步估計，共俘虜敵旅長侯鵬飛、旅參謀長趙楚卿、團長徐本貞以下二千餘人，繳獲各種槍枝千餘支；你團仍回原地宿營；後天在象形召開軍民祝捷大會。”

天漸漸黑下來了。我們全團又返回了原來的宿營地黃崗。一路上，戰士們个个喜氣洋洋，談論着捉俘虜、繳槍的情形。走了七、八里路之後，出乎我們的預料，王震司令員和師首長等都站在路旁，向我們祝賀和慰問，并特別祝賀我們捉住了侯鵬飛。

我們成了紅軍戰士

少將 侯世奎 大校 徐承俊 口述

尉立青 代筆

我們算是當了一輩子兵了，一點也不厭倦這個職業。不過，看給誰當兵，當人民的兵，就是再幹一輩子，也甘心情願。

我們十七、八歲的時候，就被軍閥抓了兵。那時候，各地軍閥割據，互相爭權奪利，他們之間，誰和誰也尿不到一個壺里。一九三〇年，我們在河南跟蔣介石幹了一仗，敗了。打這後，蔣介石把我們看成了眼中釘，改編為他的雜牌軍隊——二六路軍。

蔣介石想把我們活活折磨死，十冬臘月還給我們穿着半截褲，把我們往江西調，讓消滅蘇區紅軍。蔣介石的鬼名堂可多啦，要是二六路軍把紅軍消滅了，他當然高興；因為他眼里少了一根釘。

我們行軍到了江西。所到之處，看到紅軍寫的很多標語，有的還深深的刻在石碑上：“打土豪，分田地，幫助窮人翻身”、“紅軍紀律嚴明”、“紅軍不打自己人”等等。可是我們都怕得很，究竟紅軍是好是壞，一點也不了解。只聽說紅軍都是紅鼻子綠眼睛，見人就殺……

我們到了古龍崗。這裡情況非常緊張，有時可以看到紅軍在山頭上時隱時現；遇到順風，小紅軍（紅軍中的小戰

士)的唱歌声,听得清清楚楚,那响彻四方的雄壮歌声,象要吹散我們的魂、解除我們武裝似的,听得我們心里寒嗖嗖的直打顫……可是非常奇怪,明明是來消滅紅軍的,但碰見了紅軍却不打,这个我們当兵的是难以猜破。

蔣介石又派來了一股子軍隊,据說是“百戰百勝”、“剿‘匪’有功”的王牌軍。情况更緊張了,連天气也变得陰沉沉的,象是擦根火柴,整个中國都能燃起來。可是,好久不見动静,我們只有等着王牌軍打先头了。

没过几天,消息象風一样,一下子全知道了:王牌軍不声不响的被紅軍收拾掉了。难道紅軍是神兵,是天將?怎么沒听槍响,就打了勝仗。过了几天,好多俘虜被放回來了。听说紅軍可和气了,回家时还給他們每人帶了几塊大洋……这一來,我們不象以前那样怕紅軍了。

以后,我們到了寧都。当时,紅軍把我們就沒放到眼里,專找蔣介石的正規軍打。我們好几万人馬,駐在城里,吃沒吃,喝沒喝,連城也不敢出,因为四处都是紅軍。但是,紅軍并不打我們,在某些方面,却象是友軍,在山上向我們招手。

怪得很,我們二六路軍里怎么也出了“紅軍”,几乎公开的要發展共產黨員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們越弄越糊涂。不知誰編了一首詩歌,不几天,当兵的全唱开了:

紅軍來了……	交槍吧……。
每人三塊大洋……	回家呵……。
紅軍來了……	都欢迎……。

.....

一九三一年的十二月上旬,总指揮部(二六路軍軍部)連日舉行長官會議,非常秘密,會議室周圍,尽是背盒子炮

的，警衛一个挨一个，誰也不得通过會議室附近。召集會議的听說是趙博生，他是二六路軍总指揮部的參謀長。

十二月十四日黃昏，城里突然戒嚴了。当时我們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街上乱嘈嘈的，偶尔，还有槍声。入夜后，上級命令：迅速打背包，馬上出發。城头上悅耳的号声，把整个宁都城吹醒了，勝利的信心，交織着每一个起义者。

我們整隊向城外走。天，黑得象鍋底，街上尽是人，挤得一塌胡塗，好多人都尋不見自己的隊伍了。

赶天明，全軍一万六、七千人馬全出了城，集合在田野里，这时，趙博生給我們講話了：“兄弟們：大家記着，今天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是一个最有意义的日子。現在我代表总指揮部宣布：我們二六路軍全体將士光荣起义！从現在起，我們就是中國工農紅軍了。……”当即，全場象一鍋滾开了的水，沸騰起來了，我們把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國民黨黨徽）拔下來，擲的滿地都是……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宁都暴動”。

我們很快地朝山区前進了。

沒走出四十里，太陽已升得很高了，沿途村庄的農民，早已為我們准备好了早飯，有的老太太把雞蛋硬往我們怀里塞，說句老實話，這是我們第一次受到人民这样的欢迎。此刻，紅軍來接我們了，他們打着紅旗，抬着大標語：欢迎二六路軍参加紅軍！紅軍战士个个都是那样：揹着背我們的背包，幫我們扛槍，我們象是作夢：这都是紅鼻子綠眼睛的紅軍呀，这比我們的親兄弟还親。

十二月十五日，這是我們永远不能忘記的日子，因為我們从这天成了紅軍战士。

九間房歼击战

中校 程永贵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紅軍第二五軍，在陝南边境山区一帶，开辟紅色区域革命根据地。

紅軍在以鳳凰咀为暫休之地的路途中行动着，果然沒出紅軍的意料，它的行动被驻扎在鎮安縣附近的一股“剿共”軍發觉了，战斗的序幕就此开始了。

敌人糾合了一个师的兵力，配备着野炮、山炮、迫击炮等极优于紅軍的装备，妄圖給紅軍來个措手不及的突然襲击，一举消滅紅軍。

敌人不声不响地向鳳凰咀扑去，机警的紅軍为了避免与敌人發生无把握的冲突，便有計劃的迅速的离开了鳳凰咀。餓狼似的敌人摸了个空，又毫不停留地跟着紅軍的踪影，忽忽地追來。

“剿共”軍追了兩天，終於在采玉窖赶上了紅軍，于是拉开了战斗的第一幕。

采玉窖地势开闊，距鎮安縣敌人后援很近，紅軍第二五軍的兵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又无片刻的战斗准备，特別是連續数日的行軍，战士们已十分劳累疲乏，倘若把战斗擴大全部歼滅追击敌人，是有絕大困难的，但是敌人的企圖，是要把紅軍牽制在这場战斗中以其优越的火力消滅。

战斗全部持續了两个小时，晚上十点鐘，紅軍又悄悄的

轉移了。在深達一尺來厚的雪地上不分晝夜的急行軍，極度的疲勞帶給了戰士們非常的困難，戰士們拖着象灌滿鉛的腿足，每拔腿前進一步，所感到的困難就會被深深地刻在記憶里。許多耗盡體力的戰士，有時走着走着，就突然栽倒在前一人的背上。在這罕見人煙的白茫茫的路途中，又找不着人家，戰士們餓了就用冷炒面或干豆子填肚子，渴了就地吃口雪。刀尖似的凜凜北風，无情的刺進了皮膚。當時大家不僅穿不到棉衣，而且穿不上鞋子，都只套着草鞋在冰凍的雪地上摩擦着，行軍中腳是麻木的，還感不到难受，休息時，才感到火辣辣撕裂的疼痛。然而勞累、艱苦、寒冷和飢餓在紅軍戰士們來說，並不是初次嘗試，同志們都是受了長期的考驗和鍛煉。大家在黨的領導下，依靠着一個偉大的、為爭取民族解放事業而奮鬥的決心，依靠着鋼鐵般不屈不撓的毅力，依靠着親切的階級友愛，終於，勝利的完成了艱苦的行軍，兩天之內走完了一百八十里，趕到了預定的目的地——九間房。九間房地形險要，是個極利于打埋伏戰的山區。一道長達六十里，寬約六里的川谷，兩側平行地縱排着高大的山嶺，翁郁的針葉樹下，塞滿了濃厚的灌木叢，把山嶺嚴密的遮蓋着。敵人要通过這一川谷要道，這奇險的九間房，這裏實在是一口頂好的陷阱。紅軍軍部立即召開會議，根據敵情的估計，研究布置了作戰計劃，決定在這裏埋伏起來，撒下羅網，而後一網打盡敵人。戰鬥準備和政治動員，廣泛深入地開展了起來，經過短短的战斗前準備，羅網布置得緊湊而牢實，棉棉的積雪把工事偽裝的儼如原野。

九間房是一塊老蘇區，過去紅軍曾在這裏領導群眾建立過蘇維埃政權，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分財產，所以群眾非常熱愛紅軍。以後國民黨軍隊來了，搶殺好幾次，群眾生活

又窮困了下去，因此群众恨透了國民黨軍隊。這次紅軍的到來，群众象在黑暗中又重見天日一樣，他們熱情的招待慰問紅軍，獻出大批的雞蛋、食品給傷病員。根據紅軍的要求，群众又組織了二百多付担架，把傷病員急速轉移出去或暫時隱蔽起來。他們又給紅軍準備下充分的戰鬥口糧。紅軍得到群众各方面的支持，使得戰士們增加了戰勝敵人的無比信心。

“剿共”軍在采玉窖又一次意外的扑空后，一面感到不安，一面却更加妄自尊大，耀武揚威地繼續追蹤紅軍。敵人疲乏了，象豬群一樣，一天只能移動五十華里。然而這大腦袋的龐然大物，一點也沒意識到，豬子式的雄心，正是在向紅軍陷井中投致。

紅軍進行了兩天的備戰工作，養精蓄銳后，“剿共”軍才浩浩蕩蕩地趕到了。敵人不介意地駐扎在寬舒的川谷中。驕傲的敵人雖然斷定紅軍會不停的逃走，但九間房這深山密林奇險之地，却也使敵人不放心。也許敵人懷疑到有游擊隊或紅軍主力掩護部隊埋伏着就企圖探索一下，早晨九點鐘，派了一支前哨爬上了山嶺。一陣激烈的槍聲后，敵人全被紅軍俘虜了。敵人吃虧了，而且也沒獲得任何必要的真實情況。惶惶不安的敵人，沒有動用主力，象棋手不惜兵卒一樣的又派上一個連，並且狡猾的擴大沖擊面，企圖在吃虧的地方，包圍搜索獵手的力量。它們又在更廣泛的地帶受到了阻擊，槍聲四處响起，它并初次的嘗試到紅軍的小砲、擲彈筒之類的苦頭。敵人第二個連的豬羅們的命運，并不比先驅們好多少，大部分沒有沖出羅網，成了我們的獵取品。敵人到了這時才恍然大悟，才知道自己是已牢牢的鉆入了紅軍的袋中。敵人感到无情的九間房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無聲息的

山嶺和川谷兩端的粗繩帶，多少只獵手的眼睛，正在透過濃密枝葉的縫隙窺視着它。

戰鬥的暴風雨終於降落了，敵人決心要在這種士氣疲憊難堪的被動地位下，打一次主動戰。就以兩個營的兵力，同時向兩側山嶺上發起了沖鋒，並組織了強大的炮火作掩護。勇敢善戰的紅軍，堅守着陣地，用火炮組成了密集的火網，迎頭痛擊敵人。敵人妄圖逼近工事綫，炮火狂嘯着，一串一排的炮彈火舌，成群結隊地高越紅軍陣地，在無人的後方爆炸燃燒。那濃厚的煙團，雷鳴般的巨響，熊熊的烈火，把陣地後方籠罩得烏煙瘴氣，震撼得地動山搖，森林着了火，積雪融消了，土層被高高的翻起。但這樣實際上卻連屁事也不頂。在這種近距離的交鋒戰中，那種炮火只能是轟轟隆隆的瞎鬧一番，“英雄”無用武之地。

紅軍戰士們放心大膽的沉着應戰，在响徹山川的槍炮聲、殺喊聲中，敵人一批又一批的倒在紅軍的陣地前，屍體遍地。一個多小時後，敵人兩個營遭到了慘重的傷亡，只好狼狽地退下山。

敵人指揮部隨着這幾次敗仗，便倉皇地躲在一個孤僻的獨山石窟中，散亂的敵人狂吠不已，象失掉王子的群蜂一樣騷動起來。

一串赤紅的信号彈，突然划過九間房這低沉灰淡的天空，紅軍乘勝發起了總攻勢。清脆嘹亮振人心弦的沖鋒號，喚起了滿山遍野的紅軍戰士，匯成一股洶涌的浪潮翻下山去。

“剿共”軍的命運，已完全地掌握在紅軍手里。紅軍展開了強大的政治攻勢：“交槍不殺！寬大俘虜”！做過紅軍俘虜經驗豐富的敵人早就盼望着這一僥倖時機的到來。因此成群的敵人，便應聲交了械。極少數頑固不化的敵人，終於

也不堪一击全部消滅。下午一点半，敌人全师主力軍全部被歼。紅軍刻不容緩的，繼續去夺取敌人的师指揮部，孤守在高高石窟中的敌师指揮部和保护他的一个手槍連，拒不投降。并且面对着强大的紅軍，进行瘋狂的垂死的掙扎。紅軍用最猛烈的火力向敌人进攻，敌人倚着險要的高石崖窟，和紅軍相持一个多小时，終究是处境孤独，力有限度，逃不脫人民的巨掌。当它精疲力尽的时候，紅軍又發起攻势，勇猛冲上山去。在繳获了敌人手槍連的同时，这个师部的师长、參謀長等大官們也最后上了紅軍的繩套。

紅軍徹底粉碎了“剿共”师，繳获了長短槍兩千余支，輕重机槍六十余挺，无綫電話一套，各种炮二十一門，电话机三十六架，数百箱子彈和五十大箱白洋。僥倖保全性命的兩千四百余名敌人官兵，也是紅軍重要的战利品。

森林里的火苗在熊熊的燃燒着，濃厚的硝烟，一团团地繼續隨風飄浮，人群淹沒在一片慶勝的欢笑声中。帶有鐮刀鎚子的紅旗，又一次驅走了黑暗，自由地在那高聳入云霄的九間房山峯上迎風飄揚。紅軍神聖的足跡，將永远留在山谷，九間房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們，永垂青史！